

Doi: 10.11835/j. issn. 1008-5831. jg. 2025. 03. 006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文丰安,孙道森.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3):32-45. Doi: 10.11835/j. issn. 1008-5831. jg. 2025. 03. 006.



Citation Format: WEN Feng'an, SUN Daosen.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 and governance path[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3):32-45. Doi: 10.11835/j. issn. 1008-5831. jg. 2025. 03. 006.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

文丰安,孙道森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基础。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包含全新质态要素的复杂系统,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要求加快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形成和发展,能够保障农产品供给、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拓展优化农业资源和市场,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农业科技创新及转化应用不足、专业化高素质农业人才短缺、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业全产业链一体化程度较低等诸多困境,相应的赋能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效用发挥。要推动农业重点领域科技创新突破及转化应用,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农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形成同农业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更好地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高质量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3;F091.91;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3-0032-14

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基金项目:重庆大学“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YS240086)

作者简介:文丰安,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Email: wenfengan@163.com。

础,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并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取得长足进步,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2],面临农业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农业比较收益低下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等严峻挑战。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改变长期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和高度能源消耗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在传统要素投入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农业生产力由“旧质”向“新质”跨越式转型。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重大部署,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建设农业强国的历史交汇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5]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并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6],为新时代破解农业发展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学界研究进展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受到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并相继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而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基础支撑、突出任务和强烈需求,一直是学界的重点、热门研究课题。通过对符合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学界对新质生产力、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两者关联的研究整理如下。

(一)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

一是新质生产力的生发逻辑研究。众多学者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分析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探索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立足“两个大局”,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赢得全球新一轮发展战略主动权的科学回答^[6-8]。二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研究。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9],具有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性、新产业赋能的前瞻性、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性^[10],要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基础,在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保障等方面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11]。三是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研究。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全面塑强科技创新整体能力、积极促进新要素迅速成长、聚力推进核心技术研发应用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12],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13]。四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及路径研究。新质生产力不仅在发展目标、动力、结构、内容、要素等多个方面发挥作用^[14],有效推动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15],还从生产要素、组织形态、产业体系、技术创新四个维度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16]。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关键任务、价值遵循、发展要求、实践原则上体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17],要通过加大顶层布局力度、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优势等举措加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8]。

(二)关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一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研究。有学者认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涵义包括提高土地和劳动生产率、保护资源环境、拓宽农业功能^[19],以及农产品的提档升级和产业发展质量的持续提升^[20],具有绿色发展引领、供给提质增效、规模化生产、产业多元融合等主要特征^[21]。二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结构优化、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明晰、农产品区域品牌和农业现代物流业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足^[22],面临农业供需结构性失衡、农产品质量有待提高、农业资源与环境约束趋紧等挑战,要从科技创新、量质并重、深化改革、生态保护、精准匹配五个方面推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23]。三是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研究。有学者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从产品质量、产业效益、生产效率、经营者素质等维度构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24-25]。也有学者从新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26-27]、供给与需求两个层面^[28]出发,构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四是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协调联动研究。有学者认为,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相互影响,但整体耦合协调度不高^[29],在产业融合、结构调整、绿色供给等方面存在不匹配、不适应的情况,要因地制宜探索形成联动发展机制,通过发展高质量农业分类推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30]。

(三)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联研究

一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实现路径研究。农业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对农业生产要素、生产过程以及产业链上组织、分工和协作的创新性转化^[31],具有高新科技、高新知识、高薪人力资本、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32],要着力突破农业高技术创新瓶颈及成果转化难题、推动农业生产要素新质化和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深化农业生产关系变革^[33]。二是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有学者以农业生产体系、产业组织模式和营销模式为框架,从要素融合效应、业态变革效应和供需匹配效应三个维度分析内在作用机制^[34]。也有学者基于新发展理念分析认为,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会驱动农产品量质提升、农村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协调发展、农业生产低碳集约、农业资源和市场拓展优化、农民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快培养农业数字化人才、数字化升级农业劳动资料、数字技术广化和深化农业劳动对象^[35]。然而,目前学界将新质生产力具体到农业发展上的直接研究尚少,本文也从如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其他因素梳理相关文献。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作为核心要素和重要动力,通过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产业体系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36],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为人赋能、促产业共生、为农服务,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37]。也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数字经济^[38]、数字普惠金融^[39]、农业社会化服务^[40]等因素均可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还有学者聚焦以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等方面展开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就新质生产力、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两者关联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借鉴。然而,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仍处于不断深入和发展阶段,学者们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生发逻辑、内涵特征、水平测度、实现路径及其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讨论,并拓展至企业、教育、文化、体育等具体层面的研究。关于如何加快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因素,对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仍在探索中,更鲜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下的深度剖析与系统阐释。鉴于此,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角出发,在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导向,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并分析当前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路径。

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解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基础。要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一)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的经典释义

生产力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出发点,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41]533}。

1. 生产力效能的提升由多要素组合的复杂结构系统决定

生产力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由客观物质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其结构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除“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42]208}外,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生产力效能的提升还受到多种要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42]53}。在此,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一定时期科学对技术的渗透程度、社会分工协作和管理的状况、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种类规模和性能效率、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等要素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当这些要素的质量提升和组合优化时,劳动生产力便随之提升,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效率和效益的双重增长。在决定生产力效能提升的诸多要素中马克思主义着重讨论了资本主义大工业语境下科学技术的革命性推动作用,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越高,生产力就越发达,就越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各要素的内涵作用和组合结构也不相同,它们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深化、调整优化,塑造并驱动着时代特有的现实生产力形态。

2. 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存在内在关联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当时生产领域大量采用新技术,传统的“经验—技术”模式逐渐转变为“科学—技术”模式,“科学—技术—生产力”的作用链条愈发凸显,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引领工业革命更快地向纵深发展。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3]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能够创造运用于生产过程,同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密切联系并渗透其中,提升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改进生产工具和工艺、推动劳动对象的范围拓展和质量提升,获得更高水平的组合模式,最终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且,“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42]698},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双向赋能、交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广泛应用造就了机器大工业,推动生产方法新的改进,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时间日益缩短。另一方面,基于技术需要的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又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强大驱动力,从而持续释放出新的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科学技术在生产中

应用的作用与反作用，“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也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44]。

3. 生产力是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现实能力

生产活动是人类特有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与自然界之间的作用力就是生产力。生产力的本质在于“人”，是人类为满足现实需要，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以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它不仅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物质基础，也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种能力作为人的对象化的产物，一方面彰显出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自身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双向物质变换的实际能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也内在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指出生命只能以共同体形式而存在，人靠自然界生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致力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注重追求物质财富和资本增殖，导致对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自然环境承载力的忽视和牺牲。但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只能寄希望于发挥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及其实践的创造性，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对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变革，试图建立一种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现代工业。

4. 生产力对社会进步及文明的推进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决定着生产方式及相对应的社会制度的性质。生产力发展到新的阶段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调整进步，“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1]602}。而一定的生产关系在历史性生产实践中，既会因为对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适应和容纳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也会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跃升而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最终成为新的生产力积累与释放的阻碍因素，“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45]。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表现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并突破其束缚，以不断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和文明类型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落后于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是推进社会文明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其中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结合至为关键。马克思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虽有重大跃迁，却导致物质主义极度膨胀、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和人的异化。马克思正是以此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进而深刻阐述社会制度同生产力对推进社会文明的内在关联。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创新成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呼应和拓展深化。

1.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引领的包含全新质态要素的复杂系统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它不仅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还渗透融入生产力系统的各个部分，推动生产力各要素更新跃升和高效率配置，发生“质”的、结构性的变化，进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引领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具言之，作为创造者和使用者，人是新质生产力生成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能动主体。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的深度融合表现为，劳动者学习积累迭代和反复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其素质和技能跃升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层面，能够引领科技创新，创造和熟练运用并适应新质生产资料，形成创造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劳动资料向更高技术含量的跃升主要表现在生

产工具的改进和革新,达到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相匹配的层面,即以最新最先进的科技创新成果为基础,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作用,使生产工具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劳动资料的结构和效能得到优化和提升。在劳动对象层面,运用新技术手段,拓展更广范围、更多种类、更丰富形态的劳动客体,不断延伸和开辟生产实践的时空场域,深入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特别是将数据、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纳入劳动对象系统,提高劳动对象的整体质量。上述三个基本要素以科技为动力和纽带,通过改变要素之间的配置比例和组合结构,优化投入产出关系,形成基本要素组合的新模式,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2.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46],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47],再到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48],以及科学发展观把生产力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内在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和目标定位,对培育和发展生产力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新质生产力则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和擘画高质量发展新蓝图的过程中提出,在实践探索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是新时代党领导下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强化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人类更高阶地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现实能力,推动客体对象的变革持续向纵深拓展,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需要。新质生产力与新发展理念相互促进、内在统一。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新质生产力要求加快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当生产力变化发展时,“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41]602}。作为区别于传统生产力、代表生产力能级跃迁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能够催生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度契合。同样地,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也需要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制度的支撑与其相适应,才能真正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与发展。要在深刻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状况和趋势的基础上,积极改进传统的、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以生产关系的持续变革动态适应并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农业高质量发展内在蕴含保供给、提质效、调结构、增绿色、拓市场等方面,是涉及多维度的复杂的系统性农业提升工程。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形成和发展,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力变革和生产关系重塑,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一)以新质生产力保障农产品供给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超大规模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农业强,首要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必须强”^[49]。新质生产力通过关键性、颠覆性农业科技创新,推动数字信息技术、智能农机装备、生物育种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新质生产力不仅深刻改变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在传统农业劳动中的形态,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变革和资源创新性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数智化水平,从而增强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自主供应能力;还能实现对农业生产环境的实时监测和精准调控,创造适宜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同时,农机装备关键核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引领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和农机装备高端智能化发展,并协同推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拓展农业生产可能性边界,确保农产品生产的稳定性、持续性、多样性,有效增加农产品供给。以土地状况优化为目标,通过微生物技术等新质生产力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蓄水保墒能力,有利于提高其潜在生产能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提升粮食产能。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运用基因编辑、分子设计育种等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更适应环境变化、抗病虫害、高产优质、绿色环保的农作物新品种,将有效提升粮食大面积单产和品质。

(二)以新质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变革,能够促进农业提质增效。随着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新质生产要素逐渐渗透融入农业全产业链,引发数字化、智能化变革,在整体上推动实现从低技术、高投入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高效益的发展方式转变;并培育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发展格局,实现农产品供应链上供给和需求的协调匹配,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依托物联网技术收集海量数据、设计农作物大模型和智能决策控制系统,将在极大程度上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实现远程可视化动态监测。根据作物生长状况与环境变化的实时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及时调整,自动化精准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突破了传统设施装备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减少了对繁重劳动力投入的依赖,使农产品生产过程更加科学化、精细化,促进农业生产效率、作业准确度和农产品质量的提升。在一系列新技术的驱动下,新质生产力还能突破地理空间限制,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等新型农业模式,形成利用网络空间实现规模经营的新模式新业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路径。

(三)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都会引发生产力的变革,从而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新质生产力在农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纵向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横向拓展农业产业形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一方面,聚焦农业供应链、加工链、价值链优化升级,通过对先进数字技术的整合与应用,搭建农业产业发展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共享平台,打通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服务等环节的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生产出各具特色的地方农产品。这不仅解决了农业产业链短而不全的困境,还引领农业向品牌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的功能定位也在不断拓展。新质生产力利用新技术、创新新模式、发展新业态,注重对农业多种

功能的深度挖掘和开发,为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联动协作、融合发展夯实基础^[50]。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依托当地独特资源优势,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出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提供更加多样、更具特色、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农业多元化发展,在增强农业生态保护、农村文化传承、农民就业增收等方面价值的同时,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四)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绿色低碳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高度重视农业绿色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应用,这正是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3],是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支撑、为绿色发展服务、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在农业生产模式、生态治理修复等方面发挥作用。借助由智慧农业技术、低碳农业技术、生态循环技术等构成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科技体系,新质生产力将突破传统农业技术制约,改变农业生产原有的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范式,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形成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绿色化的农业生产体系,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在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和推动下,还可以探索智慧农业、生态循环农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通过研发新型绿色高端装备、采用先进的材料技术、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等方式,促进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的循环性和稳定性,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此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土壤污染修复技术的引入也给农业领域带来革命性变革,为农业生态环境改善、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五)以新质生产力拓展优化农业资源和市场

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食物消费结构逐步升级的矛盾,要更好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在和平发展道路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就是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先进生产力,能够为拓展农业资源和市场提供新动能,推动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字化平台与国际合作网络建设,促进全球农业资源高效优化配置以及市场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我国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市场和先进农业技术,培育农业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冲击、生物安全、地缘政治冲突等各类风险挑战。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为跨境电商、智慧物流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农业生产资料的全球购买和优质农产品的全球销售,进一步扩大了市场范围,更好地以农业品牌建设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新质生产力也推动农业科技研发和服务平台的搭建,不仅使农户更加便捷地学习国内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模式,还能深化农业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和培养一批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国际化人才,提升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五、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农业领域的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然而,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农业科技创新及转化应用不足、专业化高素质农业人才短缺、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业全产业链一体化程度较低等诸多现实困境,相应的赋能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效用发挥。

(一) 农业科技创新及转化应用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向更高层次迈进,但与世界农业强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一方面,我国农业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难题。2023年,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3.2%,比2012年的54.5%提高近10个百分点,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①。相较于发达国家、其他领域,我国农业科技投入总量与强度偏低。例如,我国202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2.54%,农副食品加工业仅有0.58%^②,导致农业领域创新动力不足,制约了农业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在生物育种、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等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也存在明显短板和薄弱环节,核心技术和产品自主可控能力不强。另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推广体系不完善,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不够,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周期长、影响因素复杂、不确定性和风险大等特殊性,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51]。农业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协同效率不高,科研与农业生产、市场需求相互脱节,缺少有效的供给反馈机制,导致科技成果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利于涉农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培育以及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同时,城乡数字鸿沟、土地所有权问题、农技推广队伍等因素均对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产生影响。农业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民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和应用能力有限,农户生产经营分散且规模较小、投资能力较弱,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数量不足、专业素质不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

(二) 专业化高素质农业人才短缺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整体不高,农业人才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高端农业创新人才较少,不利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基于比较收益和生活工作条件等方面的考虑,大量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空心化和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现有农业劳动者老弱化严重、文化程度偏低,对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的认知、接受、应用能力有限。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55岁及以上的有33.6%,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比高达91.8%^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整体上也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针对其进行指导培育的力度不够,带头人的科技素质和现代经营管理能力较弱。另一方面,农业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完善,与农业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难以培养出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具言之,农业高等教育更偏向理论学习,对技术技能方面的实践涉及较少,而农业人才引进又缺乏针对性,导致实践性的创新型人才不足。涉农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更新滞后、知识结构过于局限,对现代农业科技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以及新兴交叉学科在农业领域的融合应用关注度不够。此外,农村相对落后的发展环境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也面临挑战。农村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与城市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治理环境不能充分激发人才效能。而且,当前职业晋升和薪资待遇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对农业高素质人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影响农业科技创新的深入开展。

① 数据来源:光明网,《农业农村部:2023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2%》,https://economy.gmw.cn/2024-07/24/content_37457817.htm。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9/t20230918_1942920.html。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202302/t20230206_1902105.html。

(三)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但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加强。一方面,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冷链物流、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在不同农村地区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传统基础设施与信息化融合不够,新技术、新设备的普及率和应用水平不高,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发展应用的重要瓶颈。截至2023年12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④,网络设施建设仍不完善,网络信息不通畅和移动电子设备信号弱等问题依然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融合发展水平较低,针对不同地域特点的适用性较差,自动化控制灌溉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也有待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以及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等新模式的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不足,农业大数据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不够充分,农业生产信息化、智能化程度相对较低。据统计,2022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27.6%^⑤,但总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农业领域缺乏高效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平台、健全的信息服务平台,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困难、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突出,导致农民获取实用的农业技术和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受限,难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品种结构、分享更高收益,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

(四)农业全产业链一体化程度较低

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程度仍然较低,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载体薄弱。一方面,我国农业产业链短而不全,各环节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和紧密协同,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比较滞后。当前,农业产业链主要集中在生产和粗加工环节,农业研发、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品牌销售等环节的延伸不充分,导致农产品附加值较低、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农业产业链技术落后、标准化程度低,市场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尚不完善,协同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存在资源浪费严重、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等制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农业社会化服务也存在服务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的问题,还没有形成成熟完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难以满足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程度低、层次浅,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发展不足。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仍处于初级加工阶段,产业规模效应不明显,高产不高效问题依然存在。2022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5:1,低于发达国家的3:1~4:1^⑥,全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有72%^[52]。近年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农文旅融合等三产融合发展新模式正积极探索,但产业形式单一、同质化严重等问题突出,缺乏持续吸引力,削弱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动力。

六、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路径

针对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要强化政府与市场协同联动,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着力在科技创新突破、人才队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等方面破解发展难题,加快形成同农业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打通束缚以新质生产力赋

④ 数据来源: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www3.cnncicn/NMediaFile/2024/0325/MAIN1711355296414FIQ9XKZV63.pdf>。

⑤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智慧农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www.moa.gov.cn/ztl/zyngzhh2023/pd2023/202312/t20231227_6443623.htm。

⑥ 数据来源:中国发展改革报社,《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变》,https://www.ndrc.gov.cn/wsdwhfz/202212/t20221227_1343893.html。

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

(一) 推动农业重点领域科技创新突破及转化应用

科技创新是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要加快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加强农业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和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支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特别是在核心种源、关键农机装备、智慧农业、绿色发展技术等领域的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动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二是加强创新主体协同,健全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政府要加强与农业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的沟通协调,强化涉农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通过多学科参与、跨领域合作的方式构建创新联合体。三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建设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成果高水平供需对接机制和以应用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提高农业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更好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创新市场化手段和机制,鼓励支持各类社会化农业科技服务组织参与农技推广,不断提升推广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同时,综合运用科教云平台、现场示范指导等方式,提高农民对新技术的应用能力,确保科技创新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农民。

(二) 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壮大农村各类专业人才和实用人才队伍”^[5]。一是因地制宜构建高素质农民培训新体系,加快培育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农业劳动者。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打造田间学校与课堂耦合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平台,加强农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对数字化技术的认识和应用能力。要特别注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科技素质和创新能力、现代经营管理等相关培训,提升其引领带动小农户发展的能力,促进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二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农业综合实用型专业人才。《决定》提出,必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4]。要充分发挥政府战略引领、科学布局的作用,围绕服务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涉农学科专业教育改革。要引导农业高校聚焦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未来农业发展重点领域,开展农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构建耕读教育实践育人体系,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三是健全人才流动和激励机制,提高农业人才队伍的稳定性。本土人才熟悉当地的环境及发展状况,要强化政府资源赋能,有针对性地为大学生、农民工、企业家返乡创业就业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激活本土人才内生动力。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破除人才在城乡双向流动的机制壁垒和制度性束缚,积极引入与当地农业发展实际需求相匹配的人才,并保障其在薪酬绩效、职业发展、社会保障等方面权益。

(三) 推进农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是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决定》提出,要“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4]。一是持续推进农村通信网络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要进一步扩大农村网络覆盖范围,加快移动通信网络更新换代,加强网络安全保障。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交通、能源、水利、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补贴等手段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二是加强农业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一体

化服务平台,提供便捷、高效、精准的信息服务。充分发挥县级政府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责任,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区位环境和产业比较优势,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完善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5G、大数据中心、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包括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生产经营全过程的农业大数据和信息服务平台,做到统筹数据管理、整合数据资源、精准数据分析、科学数据运用,推动与农业传统生产模式有机衔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生产与综合性服务^[53]。

(四)加快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只有在产业中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深化农业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加快构建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一是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产业,加大农业产业发展支持力度。全面推进农业产业链的有效整合和数字化改造,完善各主体利益联结机制,破解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促进产业内部及跨产业的协同合作,加快转化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支持相结合,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在高标准农田、农业产业园、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给予政策、资金、资源倾斜。二是注重农业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培育农业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促进作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低空经济等涉农新兴产业发展。以应用场景为牵引,在生物制造、数字农业、绿色低碳农业、细胞和基因技术、合成生物、生物育种等前沿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领域,超前部署规划一批涉农未来产业,抢占世界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和农业发展新高地。三是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要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和服务主体,因地制宜探索薄弱、重点环节的多种服务模式和组织形式,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和覆盖范围。充分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科技应用、要素引入等方面的载体作用,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促进传统农业与现代产业相结合。

(五)形成同农业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推进关键性制度改革,形成同农业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一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决定》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4]。要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破除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城乡流动的制度壁垒,打破农村资源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鼓励和支持要素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等方面集聚。二是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要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承包权自愿有偿转让退出机制和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提高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在更大程度上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活力。三是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要强化考核激励约束作用,制定出台金融机构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估办法,引导金融业务和优惠政策向农业领域倾斜,因地制宜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推动解决农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要加强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确保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

- 26(01).
- [2]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4-07-22(01).
- [3]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4-8.
- [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1).
-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5-02-24(01).
- [6] 蒲清平,黄媛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11.
- [7] 胡洪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经济学家,2023(12):16-25.
- [8] 李政,廖晓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46-159.
- [9]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10] 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37-148.
- [11]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27-145.
- [12] 蒋永穆,乔张媛.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4(1):10-18,211.
- [13] 李军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创新命题也是改革命题[J].人民论坛,2024(6):14-17.
- [14]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当代经济研究,2023(11):51-58.
- [15] 戴翔.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23(6):103-110.
- [16]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 [17] 周文,李吉良.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J].社会科学辑刊,2024(2):114-124.
- [18] 程恩富,陈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当代经济研究,2023(12):14-23.
- [19] 张露,罗必良.中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本质规定与策略选择[J].天津社会科学,2020(5):84-92.
- [20] 高强.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障碍因素与路径选择[J].中州学刊,2022(4):29-35.
- [21] 辛岭,安晓宁.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分析[J].经济纵横,2019(5):109-118.
- [22] 冷功业,杨建利,邢娇阳,等.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5):1-11.
- [23] 徐光平,曲海燕.“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经济问题,2021(10):104-110.
- [24] 黄修杰,蔡勋,储霞玲,等.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估[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24-133.
- [25] 王静.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测度及评价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2):93-106.
- [26] 黎新伍,徐书彬.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6):78-94.
- [27] 刘涛,杜思梦.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1-9.
- [28] 徐政,刘凯,林朝阳.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基于供需端视角[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52-61.
- [29] 孟凡会,丁素云.乡村振兴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4(8):79-83.
- [30] 谢艳乐,祁春节.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联动的机理及对策[J].中州学刊,2020(2):33-37.
- [31] 高原,马九杰.农业新质生产力: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24(4):81-94.
- [32] 姜长云.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发展重点、面临制约和政策建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17.
- [33] 苏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基点、内涵阐释与着力重点[J].农村经济,2024(5):1-14.
- [34] 马晓河,杨祥雪.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24(4):4-12.
- [35] 王琴梅,杨军鸽.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61-72.
- [36] 罗千峰,赵奇锋,张利庠.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增效机制与实现路径[J].当代经济管理,2022(7):49-56.
- [37] 夏显力,陈哲,张慧利,等.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9(12):2-15.
- [38] 鲁钊阳,杜雨潼.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22(11):3-14.
- [39] 王森,陈宇斌.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兼论中介与门槛作用机制[J].管理学刊,2022(3):72-87.
- [40] 钟真,蒋维扬,李丁.社会化服务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粮食生产的证据[J].中国农

- 村经济,2021(12):109-130.
-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1.
-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5.
-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 [46]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 [4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7.
- [48]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6.
- [49] 习近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求是,2023(6):4-17.
- [50] 罗必良. 论农业新质生产力[J]. 改革,2024(4):19-30.
- [51] 文丰安.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强国建设的路径[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86-94.
- [52] 王浩. 亦工亦农,连城带乡[N]. 人民日报,2023-05-13(2).
- [53] 文丰安. 数字乡村建设:重要性、实践困境与治理路径[J]. 贵州社会科学,2022(4):147-153.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 and governance path

WEN Feng'an, SUN Daosen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a major innov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with a deep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a complex system containing brand-new qualitative elements l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y are advanced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line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which require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re more compatible with the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re the concrete practice and vivid embodi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guarantee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facilitate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expand and optimiz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markets, and ultimately inject new kinetic energy in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t present,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till has such practical dilemmas as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rtage of specialized high-quality talents in agriculture, relative lag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agriculture, low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the whol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is not sound, which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e need to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reakthroughs in key areas of agriculture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and develop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hat are more compatibl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so as to better empow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傅旭东)